

“天兔”来势虽凶猛 预防到位减损失

本报记者 鹿彩霞 郑 杨

新闻追踪

9月22日傍晚,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“天兔”在广东汕尾市沿海地区登陆,影响了广东近50%的市县,截至23日9时,已造成广东25人死亡,粤东地区发生海水倒灌、漫堤、大面积积水停电等严重灾情。“天兔”来袭,灾区情况如何,有关部门如何应对?

9月23日上午,记者在台风登陆地汕尾城区看到,街道两旁的大部分树木都被折断,一些百年老树被连根拔起,路灯、电线杆东倒西歪,地面一片狼藉,当地工作人员正在清理。据介绍,汕尾全市范围内交通、通讯、供电和供水中断,停电面积超过65%,174万人受灾,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8亿元。

在汕头市老城区,海水倒灌几乎使整个城区全部受浸。由于恰逢天文大潮,狂风挟海水涌进市区,致使大量路面积水,最深处超过1米,路面交通被阻断。

惠州市民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夜。在惠东县,22日晚最大风力达到14级,台风拍打着树木、电缆、船只,发出呜呜声。在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,一家餐厅被台风吹得只剩一个“骨架”,不少酒店、商店门窗被破坏,经济损失严重。

为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,广东省提前几天就制定了细致的防御措施,要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把困难估计得更加充分,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,打一场有准备的仗。

在“天兔”来袭之前,广东各地已按要求

“预案到位、预报到位、预警到位、预防到位”。在遭到“天兔”正面袭击的东莞市,由于人口密集,外来务工人员众多,防御形势十分严峻。从22日9时开始,当地电视、广播媒体就滚动播报台风信息,并通过发送短信、派发传单、设立警示牌等多种方式,向群众普及防御台风知识。台风过后,虽有21个镇街受灾,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。

在受灾严重的惠东县,22日下午前安全转移了1900多名学生、外地民工、五保户人员及600多艘渔船。据统计,整个广东有47647艘渔船回港或就近避风,19670名渔排作业人员撤离上岸。

铁路、民航、电力等部门同样有备而战。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,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,台风期间京广高铁、广深港高铁部分动车组停运,广珠和广深城际动车组全部停运。随着23日凌晨风力减弱、雨量减少,铁路部门组织了全面检查,反复确认线路具备安全通车条件后,才逐步恢复列车秩序。

在抗击台风过程中,广东省有关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连夜奋战在第一线,公安、



消防、武警等应急、抢险单位全部做好准备,随时投入救灾当中。汕头市公安机关介绍,从22日中午1时开始,公安局110平台就不断接到受困群众来电,警方及时出动,救助了多名群众。

当前,台风已过,受灾地区群众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,正在进行生产自救,治愈台风留下的创伤。同时,铁路、公路、电力等部门也在第一时间投入了紧张的灾后重建中。

记者从南方电网集团了解到,受“天兔”影响,截至23日8时,南方电网区域电网受

损,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,累计影响用户248.8万户,约占广东总用户数的8%。南方电网公司全力进行抢修复电,已恢复67.4万户,广西、海南、深圳受影响用户已全部恢复供电。

上图 9月23日,广东惠来县青年志愿者在清理垃圾。当日下午开始,“天兔”对广东的影响已明显减弱,受灾较严重的粤东地区开始进行灾后复产和重建家园工作。

陈 锋摄(新华社发)

链接

针对广东遭受损失

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

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陈郁报道:针对今年第19号强台风“天兔”给广东省造成的损失,国家减灾委、民政部今天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,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,协助开展救灾工作。

据广东省民政厅报告,截至23日8时,“天兔”造成全省356.3万人受灾,因灾死亡25人,紧急转移安置22.6万人,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7100余间,直接经济损失32.4亿元。

(上接第一版)井泉村的村民对改换种植品种有顾虑,他就挨家挨户做工作,拉把椅子和老乡们聊起来;他最爱去困难户家中走动,同吃同住……

老乡们零零散散的念叨,拼出了兰辉当年的模样: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,不管晴天雨天,总是脚踩一双黄胶鞋走村串巷,挽起的裤管满是泥点子,和农民没啥两样。

8月入秋,夕阳的余晖洒在后山,收获的果实刚刚塞满箩筐。

兰辉当年亲手栽种的树苗,已经连成一片绿荫。

镇干部说,乡亲们轮流照看,格外仔细,因为这是大伙儿“对兰辉最好的念想”。

是啊,在兰辉心中,哪里山也绿不过北川的羌山,哪里的人也好不过勤劳质朴的羌山人。

担任副县长后,兰辉分管过公安、消防、安全生产、民政、老龄、双拥、交通运输、保密、档案、地方志、残疾人等十几档工作。无论怎么忙,“一定要去村里看看”的习惯始终未改。

这山到那山,一村又一村,群众常常围着他七嘴八舌,哪怕是“芝麻绿豆”,他都一条条记在“小本本”上。

面前那些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,那些因劳作而皴裂的手,都会让兰辉少年时代的记忆一次次变得清晰:每天放学后要帮父母到茶场采茶、到工地背砖,工友们送过来的水、递过来的手巾,都是苦中的甜、心窝的暖。

“他对百姓疾苦有切身感受,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岗位,都把群众放在心里。”邻居范芸芸说。“别叫我县长,把我当自家人!”

这山到那山,一村又一村,兰辉成了老百姓的知心人。

兰辉常说,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,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。因为“好管闲事”,他的手机号成了北川的“群众热线”。

至今,许多他帮助过的人,依然保存着他发来的短信。

最近生意好不好?还有什么困难?——在兰辉的帮助下,曾被称为“北川可乐男孩”的残疾青年杨彬自主创业,开办汽车美容店、北川特产店。

工作顺利吗?日子过得去吗?——在兰辉的协调下,靠蹬人力三轮车维持一家生计的母军贤当上了县档案局的门卫,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。

生活费还够不够?在读哪些书?——在兰辉的资助下,特困家庭子弟林涛放弃了辍学打工的想法,考入绵阳师范学院。

这就是兰辉。哪里有群众,他就在哪里。群众的冷暖,都在他心里。

这些年,兰辉与20多个困难家庭的群众结对子,他用自己的工资尽力资助这些“亲戚”。

“我们领导干部有朋友圈、生活圈,但首先要群众圈。”这个基层干部的“为官之道”,是多么朴素,又多么鲜明!

兰辉走了,人们还在重温他的微博“曲山兰辉”。

一次,一网友发帖反映北川某驾校教练吃拿卡要,他随即公布了驾校校长电话,让网友打电话投诉。

而另一次,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抱怨:为什么到夏季了,中午还是1点钟上班!太不人性了,谁能改改这作息时间。

兰辉回复道:若你是青片或片口的老百姓,早起坐头班车到县城办事,遇到工作午休,太阳晒得你怒火中烧,下午还没有找到办事部门又遇下班,一晚住宿上百块。你又咋想!为百姓着想,牺牲一下午休吧……

这就是兰辉。对百姓诉求,他俯首倾听。对群众利益,他尽心维护。

兰辉走后,“百度贴吧北川吧”的网友才知道,那个发帖近万条的热心网友是兰辉,网名“scblh”就是“四川北川兰辉”的汉语拼音首字母。

也有很多老乡至今还不知道,那个时常让他们搭“顺风车”的“瘦瘦的中年人”就是兰县长。

曾经的上访户聚在一块儿,给县委和县政府捎来封信:兰县长是个好人啊!他就像寒冬里的太阳,有了太阳就不怕山大沟深;他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,他走到哪里,哪里的人就暖和……

兰辉走了,把一颗心、一世情都留给了这方土、这乡人。

他满怀温情的话语,依然在大山深处回响:

“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的儿子,所以我和老百姓有天然的感情,我们今天的干部就是要给群众真心实意地做事,以心换心,以情换情。”

他就是北川的“活地图”,大大小小的路,都装在他心里

兰辉走了,司机陈邦清的心一下子“空”了。

“他总有跑不完的路,现在终于可以歇歇了……”话没说完,这个壮实的汉子眼圈红了,背过脸去。

是啊,担任副县长的3年间,兰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路上。北川大大小小的路,都装在他心里,他是北川有名的“活地图”。

1800多公里的新建道路,记着他沾满黄泥的鞋印;23个乡镇的标准客运站,记着他一丝不苟的检查;山区农村的客运班车,记着他隔三差五的暗访……

从唐家山隧道走出大山的群众记着:兰县长代表党和政府,给我们修了阳光道!

3年间,兰辉的车跑了24万公里,相当于平均每天200公里,每个月把北川跑三遍。

一次又一次,震后废墟中的北川,刺痛着兰辉的心:九成以上的断路、断桥走不了,20个乡镇的群众出不来,262个村成了孤岛。

秘书张禄海说,为了加快修路,他拉着交通、安全、发改、财政等部门的同志一起跑,遇到问题,就地解决。周末,他也要坐个班车,在新县城里“晃”上个把小时,看看路况。

这山到那山,一年又一年,兰辉成了“车滚子上的县长”。

跟着他跑的同志们都“发憊”,下乡遇上断路,徒步几个小时,没吃没喝是常有的事。

“看出不对头立地就钻孔,发现问题立刻得返工”——在北川承包过工程的人都领教过这个“火眼金睛”的兰县长。

安监局局长陈国兴说,别看他平时和气,其实很较真儿,讲虚话过不了他那关,托人情压根不管用,工作不到位他不会“吼人”。

是啊,北川的每条路,都是灾区人民由死向生的希望。特别是那穿山越岭的播禹路,因为“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情感”,更让兰辉“舍不得、放不下”。

上任第二天,兰辉就上了播禹路,这条路的“脾性”他比谁都清楚:

播禹路横卧在海拔2000多米的冒火山上,震后3年,它是12个高寒村的近10万群众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。这里冬季冰雪覆盖,夏季山洪肆虐,过路车辆一堵就是一两天。

来往群众的安全,成了兰辉一年四季的“心病”。他坚持每周到播禹路巡查三四次,有时下班后,天擦黑,还要叫上司机走一趟。

翻进排水沟,困在大山里的险情,他一笑而过;筒靴、棉袄、雨衣、干粮这“四大件”,他叫司机随时备在车上。他还练出个本事:看到路边树枝颤,赶紧提醒司机给一脚刹车,免得撞上塌方或滑坡。

寒冬腊月,播禹路上的雪,总是从半山腰的巴笼山林场积起来,一脚下去就没过大半个鞋帮。车子爬不上去,兰辉常常背着干粮走上两三个小时。

“他来了从来顾不上喝口热水,就和我们一起铲积雪、清路障、铺垫草。”执勤交警余强说,“常在这条路上跑的人都知道,那个戴眼镜的最瘦的就是兰县长。”

这就是兰辉,哪里有问题,他就奔向哪里。哪里的工作最苦最累,他就出现在哪里。

北川有3个煤矿,兰辉每季度都要下井一次,下就到作业面,一蹲就是四五个小时。

矿井内的甬道,潮湿异常,兰辉厚厚的眼镜片总是蒙着雾气,眼前一片模糊。有的地方很窄,坡道又陡,他就弓着身子,扶着墙壁,小步小步地向下走。

同事担心他看不清,常提醒他别下那么深,可他却说:“工人不也在下面吗?!我们也该下去看看。”

干部勤走“忧心事”,群众才能走上“放心路”——这是兰辉的坚持,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。

长年奔波,这个1.72米的中年汉子体重还不到60公斤,衣服裤子总像“挂在身上”,他又得了个绰号:“干哥”。

“一年到头,饿了就嚼口面包,渴了就喝口凉水,他的一身病都是这么累出来的!”再唤“干哥”,同事们难抑悲痛。

绵阳市常委、北川县委书记刘少敏说,兰辉以前出现过眼睛出血、胳膊骨折的情况,都带病坚持工作,今年做了肛肠手术,他又执意要提前出院。北川工作压力大,90%的干部都像兰辉这样,爱岗敬业,一心为民!

3年重建,数十本密密麻麻的工作日记,记录着兰辉的辛劳,也见证了北川的奋斗。

在深深浅浅的村道边,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,兰辉与很多默默无闻的党员干部,带领人民群众不断续写着重建奇迹:

无较大安全事故的平安纪录;档案抢救和电子化建设在全国县级市名列前茅;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各项设施与国际水平看齐……

然而,就在北川悲壮而豪迈地跨过地震5周年的时候,那个为它呕心沥血的人,却突然不告而别。甚至,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它安宁、美好的新颜。

听风再奏思念曲

5月23日这一天,因为手术伤口还不舒服,兰辉在家简单喝了口稀饭,早上8点半就出发了。他和同志们跑了3个村道的施工现场,2个道路的地质灾害点,开了2个乡镇座谈会,直到下午1点才吃上饭。

“22日晚他听预报说山区有雨,临时通知我们下乡。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还没痊愈,直到他说要下车去换药。他自己那么难受,还不忘嘱咐我们把车停在安全地带……”北川安监局副局长金晓宁再也说不下去。

后来,大家才知道,22日上午,还在手术恢复期的兰辉按医生要求应输液3瓶。他惦记着汛期来临的各项工作,刚输完一瓶,就拔掉针头,“剩下的两瓶明天再来吧!”

总觉得“时间不够用”的人,永远告别了时间。

唯有一个共产党员真挚而又坚定的宣誓,还回响在那片他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大地:

“我珍惜荣誉,珍惜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闪光点,我会在余下的日子中让每一天发光,为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……”

他用一生,走遍了故乡的山和路,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里

兰辉走了,留给家人的就只有一个字“忙”。

“这么些年,盼也盼不回他。”望着微微泛黄的结婚证,兰辉的妻子周志鸿眼神空空,声音干涩。

“那会儿我们常去跳舞,国际标准舞、羌族锅庄舞,他都跳得来。”曾经的幸福,既遥远又清晰。

如今,妻子的辛酸和遗憾,不知说给谁听:女儿出生第三天,他去了抗洪一线;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出游是10年前;给他打电话一般只回复三个字,“忙得很”;和他吃饭,刚拿起筷子又有电话;地震后说要照张全家福,总也没时间……

那个诗书满腹的才子何尝不想,执子之手、与子偕老;那个孝顺懂事的“二娃”何尝不愿,一家老小,其乐融融。

可是,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,必须承担。他只能深深藏起对家的依恋、对亲人的愧疚。

2012年1月22日,他在微博中写道:2009年除夕在我们租的栖身场所慰问遇难家长,2010年除夕迎当年的救援者,2011年除夕与援建者们共渡。今归常态……父在餐中突说了句:“那天晚上(5·12)好冷又饿,脚疼不能走。还是人家(救他的老杨)背我逃离。”桌上无语。我(的)亲人们,你们当时在哪里?做什么?良心永拷问。

没有人问过:地震当天在山区调研的兰辉怎样死里逃生?怎样自告奋勇地领着100多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?回来后得知母亲和嫂子遇难时他又是怎样的悲狂……

同事们只记得:崩塌的山体将兰辉的家整体掩埋,兰辉和大家一样,顾不上流泪就投入救灾,不眠不休,像台机器,双手刨出了血……

灾后的北川,没有人忍心去触碰,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人,心中埋下的哀痛;但是很多人都能体会,那些为公而忘私的人,暗自吞

为何秋台风也“疯狂”

本报记者 鲍晓倩

“天兔”的登陆,给我东南沿海带来了较大损失。七八月份是台风生成的旺季,但台风不只是夏季的产物,秋季台风也“疯狂”。由于秋季海洋的温度依然很高,只要有合适的大气环流形势,如热带扰动和弱环境场切变的存在,依然可以为形成台风创造条件。

“一般来说,大多数秋台风具有移动路径偏南的特点。”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钱传海解释,进入秋季以后,影响热带气旋移动路径的副热带高压逐步东退南移,再加上冷空气势力逐渐南侵,所以台风移动路径会逐渐偏南。与盛夏时期的台风相比,秋台风的路径和强度及其带来的风雨更加充满变数。

其次是秋台风的强度相对较强,造成的损失也比较严重。

钱传海表示,秋台风威力偏强,与秋季海水温度达到最高值等多种因素相关。南下的冷空气易与台风形成叠加效应,当冷空气撞上台风挟带的暖湿空气,冷暖气团交汇构成绵延二三百千米的锋面,暖湿气流沿锋面迅速抬升,强风暴雨便随之而来。

此外,秋台风对我国农业生产也会造成严重危害。从“秋分”到“小雪”节气,正是我国南方晚稻抽穗扬花的成熟期,此时如有“秋台”侵袭,狂风暴雨会使作物的叶片受损,谷粒脱落、霉烂,甚至彻底损毁,造成严重的减产或绝收。

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,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出趋强趋多的态势,台风活动的规律更加难以把握,这也使台风防御形势更加复杂严峻。“历年来西北太平洋的超强台风在秋季生成的比较多,不能因前期台风少而放松警惕。”钱传海提醒,防范秋台风不容忽视,将来更需加强防御。

本版编辑 闫 静

的孤独与寂寞。

多少次,兰辉静静地听着《遥远的妈妈》的手机铃声,泪落如雨;又有多少次,他呆坐在老县城医院的废墟边,一言不发。

2013年4月11日,48岁生日,他又写下怀念母亲的诗句:……行千里行万里,四十八年游历,终究回到原地,在思念挤满望乡台时,您,凝视襁褓中的我……

兰辉走了,临别时,依旧来不及儿女情长。女儿说,今年4月中旬接到爸爸电话,他说:“我在厦门出差,平时没时间来,想顺道来看看你。”我告诉他:“别来了,还是赶紧回去做手术吧,等暑假我们就见面了。”

妻子说,那天早上给他装药,他还说等忙过这段,再陪我去跳舞;那天下午接他电话,山里信号不好,他该是说回家吃饭……

兰辉走了,如一缕清风,不带走世间半点尘埃。

“他没什么私人物品,奖状和笔记都捐给政府,要不看了更难过。”这段时间,妻子把自己关在家中,默默地整理兰辉的遗物。

是啊,兰辉的衣服,数得过来的几件。外套洗得泛白,毛衣严重起球,鞋子除了一双补了几次的皮鞋,就都是十几元一双的布鞋。他出事那天穿的上衣,还是出差时花80元钱买的。

有朋友劝他:“你是副县长,总得买几件上得了台面的衣服。”他说:“我已经穿得够好了,和山里的群众比,都是十几元一双的布鞋。”

在吃上,他更不讲究,“吃饱就行”。下乡从不打招呼,就吃政府食堂或是街边小店。

同事们说,有推荐表彰、调任升迁,他总是先人后己,谦虚礼让;有赴外考察、休假培训,他总推辞说“工作丢不下,还是下乡好”。下乡检查,他恳请记者多拍群众、少拍领导。

“人不能只顾自己,要多为别人想想”——这就是兰辉的胸怀,无论做人还是为官。

兰辉走后,很多接受他帮助的群众才知道,兰县长家里并不宽裕。他的爱人在一家单位打零工,哥哥在一个小区当保安,弟弟在绵阳一家酒店打杂,但“没有一个靠得上他”。

“二哥就是犟脾气啊,亲戚朋友都知道找他帮忙也是白找。”弟弟兰强说,他常对我们说:“我是从山里走出来的,只有身正行端,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对得起这方土地和人民。”

这就是兰辉的品格,有大山的质朴,也有大山的坚毅。

兰辉走了,北川的群山,还依稀听到他最爱的歌:《我的祖国》、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还有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。

下乡途中,车上的音乐因为山路颠簸时常断断续续,可兰辉却陶醉其中,享受这片刻的轻松;停车休息,他会拍摄下连绵的群山,在微博上展示“家乡处处有美景”。

现在,这个以山为伴、以路为家的人,永远长眠在路上,安睡在山的怀抱里……

送别兰辉,这山那山的人都赶来了。按照回族习俗,不必献花圈,也不必鞠躬。人们紧紧握住兰辉家人的手,痛哭失声:“兰县长不在了,就把我们当成亲人吧!”

他用一生,走遍了故乡的山和路,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。

兰辉走了?不,他还在!他还在故乡的山水间,还在永恒的回忆里。

“北川吧”里,人们创建祭祀灵堂,把他生前的诗作发表在那里;……航行,是回溯还是追潮,这里就是港湾,夕阳会挽所有潮起潮落的浪花,听风再奏思念曲……

文/新华社记者 吴 晶 吴晓颖 (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)